

培养好孩子,离不开好家教(下)

◆ 车广秀

小三姐姐,求求你放过我爸爸

杏姐姐:以后你也会生孩子的,你希望你的孩子有这样的爸爸,有这样不幸的家吗?当你打电话到我家,那样嚣张地骂我妈时,你知道我心里有多恨你吗?

下面这封信是一个叫源源的孩子写给他爸爸的小三杏女士的。源源正读小学六年级,面临小升初考试。他之所以把杏叫姐姐,是因为杏很年轻,阿姨之类的称呼他实在叫不出口。他把这封信转给我,希望能帮帮他爸爸,救救他的家。

这封信我看得很心痛,不知道能帮到他多少。但特别希望为人父母者能听听这个孩子心碎的呐喊,正在充当小三的女人也能意识到,自己的不智之爱会带来一个家庭近乎毁灭性的伤害……

杏姐姐:
给你写这封信,我很难过!我曾经有一段非常幸福的童年,有一个温暖的家,因为你的出现,这一切全变了。

我真的无法理解,你只比我大12岁,为什么要死死缠着我爸爸?是因为我们家有钱有房,还是因为我爸爸哄骗你,说他有钱,愿意带你去买衣服?你知道吗?爸爸的钱里面有一半是妈妈的心血。

妈妈是个坚强善良的女人,为了支持爸爸的事业,她任劳任怨操持整个家,无微不至地照顾我,陪爸爸一道走过很多难关。大人们都说:爸爸有今天的事业,离不开妈妈的支持与帮助。她为我和爸爸付出了太多太多,还因此患上了胃溃疡,心脏也经常无故地痛。就是这样善良又坚强的妈妈,却因为你,每天晚上



都背着我流泪;曾经漂亮的面容一天比一天憔悴;每天给我做好饭,自己却吞不下一粒米。

杏姐姐,我求求你离开我爸爸。因为你,爸爸经常借故不回家,偶尔回到家,也已经是三更半夜,浑身酒气的他不管再晚都会变着法子把我和妈妈闹醒,让我起来学习,说要辅导我作业。妈妈阻止他,他就会对妈妈大打出手,有一次竟然把妈妈的头发揪掉了一大把。妈妈的哀号声连邻居大伯都听不下去了,连夜敲门来我家喝止他。

杏姐姐,我快要小升初考试了,真的需要一个安静的家。但我现在什么都学不进去,成绩一落千丈。为了让妈妈开心点,我在妈妈面前非常认真地学习;挖空心思讲笑话逗她笑;还背着妈妈给姑姑和爷爷打电话,让他们劝爸爸改正错误。我还哄妈妈说:“爸爸给我保证再也不会这样的事发生了。”

妈妈信以为真,让我给爸爸打

电话。我每天放学就给他打电话,告诉他,妈妈做了许多好吃的饭菜,等他回来一起吃。每次吃饭我都会先陪妈妈吃半碗,然后,边写作业边等着爸爸回来。尽管我很想一次性吃饱,又怕爸爸回来后一个人吃饭没滋味,也害怕他出去和你在一起。就这样,爸爸回来陪了我5天。

记得上个周六的下午,爸爸说6点回家吃饭,妈妈兴高采烈地做了一大桌我和爸爸最喜欢吃的菜。可是,我们一直等到7点,他突然来电话说不回来了,因为有朋友从远方来。

我听了以后很生气,妈妈说没事,让我先吃,她要出去一下。我害怕妈妈一个人发生意外,就跟着她到了大门口,妈妈带着我打的去了爸爸的公司,才知道爸爸是为了和你在一起才不回家的。那天夜里12点爸爸才回家,没想到他回来后就对妈妈口出恶言,怪妈妈不该去他公司。妈妈回了他几句,他就对妈妈大打出手,把妈妈踩在脚下,用力揪妈妈的头发,还把妈妈的脸使劲地往地上撞。我拼命去拉爸爸,并跪在地上求他不要这样对待妈妈,她是生我养我的妈妈啊!是和他一起风雨同舟的老婆啊!爸爸却像疯了一样继续拳打脚踢,直到打累了才松手。

妈妈从地上爬起来,让我快跑,她冲进厨房拿了把刀,说今天要和他拼了!爸爸夺过了妈妈手里的刀,将妈妈的背部和手部都划伤了,流了很多血。爸爸还将家里的家具砍得一塌糊涂,闹完后头也不回就跑了。

我光着脚在后面追爸爸,边追边撕心裂肺地叫:“爸爸别走!我不想让你走,你回去给妈妈赔个礼,带妈妈去医院看看吧。”可他坐上的士就走了。到现在一直和你同住,很少回家。

杏姐姐:以后你也会生孩子的,你希望你的孩子有这样的爸爸,有这样不幸的家吗?当你打电话到我家,那样嚣张地骂我妈时,你知道我心里有多恨你吗?你这个张狂的坏女人,你知道你的出现带给我的痛苦和绝望吗?你就这么狠心让我失去快乐的童年?让我的成绩迅速下滑?就这么狠心要我爸爸生活在孩子对他出轨行为的厌恶中?

杏姐姐,我求求你放过我爸爸,把爸爸本该陪我的时间还给我。你很清楚,爸爸不会为了你放弃我们这个家的。而且,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像我妈妈那样爱我,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请你放手吧,那样我将非常感激你!

源源

这封信,源源写得难过,我读得更难。如此善良懂事的孩子,在最需要父母之爱时,偏偏碰到这样暴力而花心的父亲、懦弱且悲苦的母亲。

为了挽住父亲出轨的脚步,为了抚平母亲内心的伤痛,他用稚拙的笔,透明而清澈的心,向那位所谓的小三姐姐苦苦哀告与请求。这样小的孩子,完成这样一封字字血声声泪的信,一定是耗尽了全身的气力与情感的吧?源源,知道吗?你的信砸碎了车阿姨的心啊。

特别希望杏女士能用心读懂源源这封信,然后扪心自问,将心比心,由己及人,能够在源源面前感到惭愧,感到不安,感到自责,收敛起那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轻狂样。

我也忍不住提醒杏女士:一个对结发妻大打出手、对儿子的真情呼唤置若罔闻的男子,真的值得你托付终身吗?就算你“转正”了,踩着一个无辜女人的血泪,顶着一个孩

子仇视的目光,跟着这么一个冷酷又不专情的男人,你能有什么样的未来?你怎能保证,同样的暴力、同样的噩梦不会降临到你和你的孩子身上?人在做,天在看。为了孩子,积点德吧!

当然,我最心疼的还是源源。我想对他:如果你父亲和那位杏姐姐读了你的信,依然执迷不悟,无动于衷,那就别再对他俩抱任何期望了。

可以的话,劝妈妈尽快带着你离婚,因为父亲的所作所为已经不配再当父亲和丈夫。勉强留住他,留下的也只是无尽的屈辱;离开他,妈妈至少不用再承受暴力之苦,你至少能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。你们母子至少可以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。假如妈妈不肯离,你就得从现在开始,尽快成长为一个勇敢优秀的男子汉,成为母亲可以依赖的大树。

源源,我知道你还小,这么要求你,有点为时过早,但我真怕你那不成样子的父亲会将仇恨与混乱的种子根植在你心中;更怕你会因此放弃学业,和你凄苦的母亲一起无助地向下沉沦。

既然父亲靠不住,母亲扛不起,就靠自己吧!可以的话,每天多吃多运动,把身体练得棒棒的。这样,当父亲再对妈妈挥起拳头时,你只消握住他的手,就让他动弹不得;还有,从现在开始,好好学习,用心照顾和开导妈妈,当你逐渐变得强壮,变得优秀,变得有能力且有担当时,你才能让妈妈感到欣慰,感到安全,不再为了怕伤害你而留在充满屈辱的婚姻里。

摘自《好家教培养好孩子》车广秀著 译林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

坚不可摧

——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

秦忻怡



平衡的手段,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保持向前看,同时这种麻醉式的赌博,能够使人忘记了饥饿,忘记了想家。

但,艾伦还是会时常想起海军陆战队中士约瑟夫·查斯坦,查斯坦是他的战友和朋友。1943年6月23日,美国海军水兵弗来德里克·麦林哥乐(战俘号1125号)、温特·帕里奥蒂(战俘号444号)和海军陆战队中士约瑟夫·查斯坦(战俘编号516号)相约一起逃跑。这不是查斯坦第一次逃跑。在非律宾战俘营的时候,他就逃跑过,为此,还被日本人关了禁闭。“我告诉过日本人,你们关不了我。只要有机会我还会跑。”查斯坦对艾伦说。艾伦为他的这种想法很担忧,劝他:“查斯坦,你是海军陆战队优秀的军人,你要坚持住。我们一起回家。”“艾伦,没用的。这种失去自由的日子,我绝对不能忍受。”查斯坦坚决地表明他的态度。

约瑟夫·查斯坦来到东北北大营,和其他两个战友精心筹划了半年多,再次逃走了。他们这种非常具有挑战意味的行动,使日本人变得更疯狂了。日本兵用铁丝网拉出了一道隔离线,任何人只要越过此线立即枪毙。石川咆哮着挥着战刀,冲来冲去。他还命人专门做了三口棺材,摆放在战俘营大门口,歇斯底里地狂喊:“这就是那三个人的下场。”

在他们各自所在的第6、7和14营房里,石川命令所有战俘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,双手放在膝盖上,集体关禁闭。其余的战俘在各自的铺位上足足坐了3天,不许交谈,不许动弹。每天少得可怜的伙食又被削减了三分之一。吃饭时必须当场吃完食物,否则就被视为蓄意逃跑。三个营房的战俘组长被关了10天单独禁闭。

和三个越狱战俘同兵营的人随即受到讯问。日本人不停地酷刑拷打,有些战俘被打得两周出不了营地。日本人最爱的拷问方式是水灌法,即将一个水管子插到人的喉咙,往管子里灌水直至溢出,人很容易被呛死。战俘们人人自危。不知道凶凶极恶的日本人会把他们怎么样。很快,日本人制定出了新的管理规定。战俘们每10个人分成一组,不按级别高低指定一个人作为组长。如果再有逃跑,小组长将受到和逃跑者同样的处罚。

7.找家餐厅“进补”

一天早自习,稽畿迟到了,他见教室后门被锁了,就从前门进来。熊晓科正好是值日班委,在讲台上百无聊赖地领着大家朗读英语课文。熊晓科瞥见稽畿斜背着一个Wilson网球包,闪了进来,不由眼睛一亮,心想,帮康素沁“报仇”的时候到了,就故意大声喊:“这位同学,你迟到了!”然后就踮起脚,在黑板最高处写下“迟到者:稽畿”几个字。稽畿上下打量了她一番,笑着说:“原来你会写我的名字?画都没有少哎,真不容易。”熊晓科不理他,扶了扶话筒,准备继续领着大家读英文课文。冷不防,稽畿眨眨眼睛,冒出了一句:“那我要问问:你叫什么名字?”大家发出一阵阴阳怪气的叫声,包围带头喊:“熊姐姐,有人打听你芳名哦!”

稽畿一点也不怯场,还说:“他们叫你‘熊姐姐’?你哪像呀!长得这样小小的,应该叫‘熊宝宝’才是。”熊晓科又羞又气,她皮肤很白,一点红霞,很快就晕散在脸上,就像玫瑰露滴进清水里。她白了稽畿一眼,冷冷地说:“都高二了,怎么还那么幼稚,快回座位上去。”稽畿被抢白了,压根不生气,反而笑嘻嘻地说:“不张嘴是‘熊宝宝’,一张嘴就变成‘熊姐姐’了,真有意思,嘿。”然后信步走回座位上。

学校的住宿生占了大多数,又以家境优越的学生居多,有时吃不惯学校食堂单调的饭菜,常常会结伴溜出学校,找家餐厅“进补”。这天,司徒纯纯听到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韩国料理,名叫“全罗道”,试营业期间有体验价,就召集熊晓科、康素沁她们中午一起去尝新。九月的暖风吹得人昏昏欲睡,“巧克力”门卫要睡午觉,几个新来的门卫基本不管学生出门,所以这天中午,“全罗道”几乎被塞实学校的女生包场了。司徒纯纯率先点了不少肉食,大家纷纷又加了自己喜欢的,等饭菜上来才发现,简直是穷凶极恶的一顿大餐,桌上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菜肴。

康素沁看呆了,她只点了碗冷面祛暑,哪里想得到别人丧心病狂地下单。她感慨道:“菜实在太多了。想必朝鲜国王娶亲,宫廷宴席也不会这么丰盛吧。”

好在这一拨女孩们都在长身体的年龄,又没有外人在场,可以放开来饱餐一顿。这么美好的时光,大家有时八卦,有时谈跟新星剧社有关的话题。

叹了一口气,说:“前社长尤嘉和台柱子艾美都去美国了,听说还都在纽约,说不定他们会搞一个新星剧社纽约分社。”“不可能吧,”熊晓科怅然说,“艾美刚到纽约,还在努力适应呢,她现在每周末都和我FaceTime聊天,说两个人在一个学校,都忙得不行。唉,我们的新星剧社如今是‘走着走着就散了’,‘星光也乱了’。招进来的‘长江后浪’完全推不动前浪。人心涣散,真是让人担心哪。”

她刚说完,有人拍了拍她的上臂,回头一看,那一张含笑的脸,又熟悉又陌生。熊晓科以为是幻觉,再仔细一看,还真像是稽畿。他好像得了土行孙真传,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,站在她跟前问道:“熊宝宝,我可不可以毛遂自荐,参加你们的‘新星剧社’?”

刚才稽畿一直在她们的邻座吃东西。他的座位背对着她们,她们又只顾着看活章鱼在火锅里扭动,连连发出惊叫,根本没留意到他。稽畿好像是上天听到了熊晓科的呐喊,赐给新星剧社的支持者,但她只是横了他一眼说:“不行。”稽畿就故作委屈地说:“难道你们搞地域歧视?不是上海人就不能参加?”熊晓科对他的胡搅蛮缠有点生气,就说:“才没有,我们只招有才华的人。户籍没要求,水准高要求,可以了吧?”“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才华呢?”稽畿似笑非笑地问,“你为什么不了解一下我呢,熊宝宝?”

熊晓科一时说不出话来,就嘟着嘴说:“不许叫我熊宝宝啦!”“是,如您所愿,熊姐姐殿下。”稽畿油腔滑调地鞠了一躬,扭头结账走了。后来女孩们发现,她把她们这桌的账单也顺带着付掉了。他一走,女孩们窃窃私语,一致认为,稽畿对康素沁是普通的关心,倒是熊晓科有意思。“大小姐们,稍微积点口德吧。”熊晓科说。

八卦似乎和蜘蛛一样,有八只脚,到处窜来窜去,织网还特别快。这以后大家都开始传熊晓科和稽畿的绯闻。

矢车菊色的心情

戴紫泉

